



你們愛吃肥肉還是瘦肉

講故事的是個年輕的女傭人，名叫阿密。那一年我八歲，聽善忘的她一遍遍重複講這個她自己覺得非常好聽的故事，不免煩膩。故事是這樣的：

有個人啦，欠人家錢，一直欠，欠到過年都沒有還哩，因為沒有錢還嘛。後來那個債主不高興了，他不甘心，所以到了吃年夜飯的時候，就偷偷跑到欠錢人的

家里，躲在門口偷聽。想知道他是真沒有錢還是假沒有錢。開飯了，那欠錢的說：“今年過年，我們來大吃一頓，你們小孩子愛吃肥肉還是瘦肉？”(順便插一句嘴，這是個老故事，那年的肥肉、瘦肉都是無上美味)那債主站在門外，聽得清清楚楚，氣得要死，心里想，你欠我錢，害得我過年不方便，你們自己原來還有肥肉瘦肉揀着吃哩！他一生氣，就沖進屋裏，要當面給他好看。等跑到桌前一看，哪里有肉，只有一碗蘿蔔一碗番薯，欠錢的人站起來說：“沒有辦法，過年嘛，蘿蔔就算是肥肉，番薯就算是瘦肉，小孩子嘛！”

原來他們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蘿蔔，瘦肉就是紅紅的番薯。他們是真窮啊，債主心軟了，錢也不要了，跑回家去過年了。

許多年過去了，這個故事每到吃年夜飯時總會自動回到我的耳畔，分明已是一個不合時宜的老故事，但那個窮父親的話多么好啊，難關要過，禮儀要守，錢卻沒有，但只要相恤相存，菜根也自有肥腴厚味吧！

在生命宴席極寒儉的時候，在關隘極窄極難過的時候，我仍要打起精神對自己說：“喂，你愛吃肥肉還是瘦肉？”

將來我們一起老

其實，那天的會議倒是很正經的，仿佛是有關學校的研究和發展之類的。

有一位老師站了起來，說：“我們是個新學校，老師進來的時候都一樣年輕，將來要老，我們就一起老……”

我聽了，簡直是急痛攻心，趕緊別過頭去，免得讓別人看見我的眼淚——從來沒想到，原來同事之間的萍水因緣也可以是這樣一生一世的啊！學院里平日大家都忙，有的分析草藥，有的帶學生做手術，有的埋首典籍……研究範圍相差既遠，大家都無暇顧及別人，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後山禪鳴里，在一陣陣的上課鐘聲間，在滿山台灣相思樹芬芳的韻律中，我們終將垂垂老去，一起交出我們的青春而老去。

你長大了，要做人了

汪老師的家是我讀大學的時候就常去的，他們沒有子女，我在那里跟他讀《花間詞》，跟着他的笛音唱昆曲，並且還留下來吃溫暖的涮鍋羊肉……大學畢業，我做了助教，依舊常去。有一次，因為買不起一本昂貴的書，便去找老師給我寫張名片，想得到一點折扣優待。等名片寫好了，我拿來一看，忍不住叫了起來：“老師，你寫錯了，你怎么寫‘茲介紹同事張曉風’，應該寫‘學生張曉風’的呀！”

老師把名片接過去，看看我，緩緩地說：“我沒有寫錯，你不懂，就是要這樣寫的，你以前是我的學生，以後私底下也是，但現在我們在一所學校里，你是助教，我是教授，級別雖不同卻都是教員，我們不是同事是什麼！你不要小孩子脾氣不改，你現在長大了，要做人了，我把你寫成同事是給你做臉，不然老是‘同學’‘同學’的，你哪一天才成人？要記得，你長大了，要做人了！”

那天，我拿着老師的名片去買書，得到了滿意的折扣，至於省下了多少錢我早已忘記，但不能忘記的是名片背後的那番話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在老師的愛護、推重里知道，自己是與學者同其尊，與長者同其榮的。我也許看起來“像”老師的同事，卻已的確“是”老師的同事了。竟有一句話使我一夕成長。

遠東紀念公園 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 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 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 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 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 我們提供各項服務,大小壽地,各式墓碑,如果需要詳細資料,請打電話:330-819-0277; 330-352-7788 穴位從\$950起,勿錯過良機!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,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.

哭吧

指間，煙蒂。中指穩起，食指輕敲，嫺熟的顛落點點殆盡的煙灰。

我們把煙絲看做了什麼憂愁煩惱然後就一根根迫不及待的點燃，然後狠狠地吸。得意的吐出彷彿象徵着它們都被燃盡了的煙圈。最後，再用腳尖在地上蹭滅那點余紅作為一種結束。

其實，最後，除了自己喉嚨傳出的沙啞的聲音，煙燻黃的手指牙齒和看不到的肺，所有的一切，沒有任何改變。

而我們自以為瀟灑的不經意的放縱，也只會讓自己從身體到靈魂更加腐朽。

不如哭，象孩子那樣。最多找個沒人的地方，再放聲大哭。

每哭過一次，告訴自己，我會變得更堅強。

重新奔跑起來

不經意的閃念，在少年的心里迸發出的莫名興奮。轟鳴的火車載着無知且無畏的孩子斜着穿過着整個國度。踏進一個個不認識你的城市，滿是信心的去征服。還記得年輕時的自己么？

那麼現在是什麼模樣為朝九晚五的瑣事而疲憊。每一天重複沒有激情的

像個孩子那樣

生活，木訥的表情和焦躁的心情輕易的就困住了自己。

復活下一站的目標吧，讓自己像個孩子興緻勃勃的重新站在狂奔的起跑線前。

猶豫，怕受傷是么

奔跑，如果受傷，那很可能是值得的。

像朋友說的那樣，總有一天，你會很欣慰的對自己說：天空沒有留下任何痕迹，但是我已經飛過。

美好的笑

下午看到槐樹花，突然想到一個答案。為什麼人會老

孩提時候知道的東西很少，卻是滿臉天真和無辜，笑容的顏色總是那麼美好的單純色。

等到慢慢大了，知道要獨立，知道自己要努力生活和照顧家人。掛在臉上的笑容就變成了複合色，和諧或者不和諧，有時自發有時被迫的複合色。

懂得多了，想的多了，想要的也多了。便不再那般隨意就笑，不再那麼輕易的就爽朗的笑。應該是在這個時候，是我們在變老的時候。

梁靜茹有首歌“我的心，現在瘦瘦的，一下子就飽了。”

我們是不是應該學小孩子那樣，很容易就覺得滿足了，可以去真誠美好的笑，去簡單的生活。



揭秘：劉少奇俄羅斯籍長孫阿廖沙身世之迷(上)

身世之迷

阿廖沙的奶奶何寶珍1902年4月出生於湖南道縣一個貧民家庭，1922年畢業於衡陽省立第三女師，來到長沙清水塘，與毛澤東和楊開慧住在一起。同年初，楊開慧將何寶珍介紹給劉少奇。1923年4月，何寶珍與劉少奇結婚，兩人育有二子一女：長子劉允斌，次子劉允若，長女劉愛琴。1934年，何寶珍犧牲於南京雨花台。

劉允斌就是阿廖沙的父親。1925年，劉允斌出生於安源，後被送回寧鄉縣炭子沖劉少奇老家。1939年9月，周恩來去蘇聯療傷，將劉允斌、劉愛琴帶到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學習和生活。

1950年，畢業於蘇聯鋼鐵學院的劉允斌與大學同學瑪拉·費多托娃結婚。婚後，他們於1952年、1955年分別生下女兒索妮婭和兒子阿廖沙，小名“蘇蘇”和“遼遼”。

1955年，劉允斌獲莫斯科大學核物理專業副博士學位。妻子瑪拉一再要求他留在蘇聯工作，但最後他還是選擇了回國。劉允斌對妻兒的感情深厚，曾對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劉振德說：“我愛我的妻子，但更愛我的祖國。我下決心非回來不可，但瑪拉不來，所以兩人過着分居生活，我愧對瑪拉母子。”

1958年，瑪拉帶索妮婭和阿廖沙來中國居住了十餘天，回國後與劉允斌離婚。

此後，由於中蘇關係緊張，瑪拉母子與劉允斌失去了聯繫。1967年，劉允斌在包頭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。直到1987年，瑪拉母子才得知這不幸的消息。

“我只見過爺爺一面。”阿廖沙告訴筆者。1960年，劉少奇赴蘇聯出席各國



1960年，劉少奇訪問前蘇聯親吻阿廖沙，那時阿廖沙才5歲半。這是爺爺劉少奇留給阿廖沙的第一印象，也是最後印象

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，特地去看了兒子一家。那時，阿廖沙才5歲。他說：“家門前突然來了輛很豪華的黑色轎車，走下來的老人慈祥親切，他不僅親吻我，還送給我玩具和糖果。後來我知道那是爺爺。那是爺爺留給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印象。”

阿廖沙在俄羅斯生活的數十年里，從上中學直到進入工作單位，都沒有在親屬欄中填寫過劉少奇、劉允斌的名字。說起其中緣由，他解釋

說：在那個年代，中蘇關係處於惡化時期，克格勃監視他們一家，瑪拉為了他們的安全，帶他們躲回老家，並改跟母親姓，這樣才躲開了克格勃的監視。阿廖沙從莫斯科航空學院畢業後，被分配到國家航天指揮中心工作，以軍人身份從事着蘇聯國防的尖端科技研究。

退役前，他是指揮中心的高級工程師。1987年，劉少奇的長女劉愛琴費了很大功夫，從來中國探親訪友的莫斯科同學那里打聽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，失散多年的親人終於聯繫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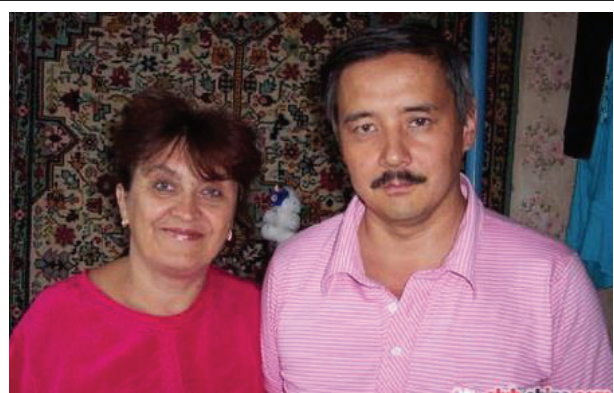
2003年4月，阿廖沙終於踏上了回鄉之路。他與妻子飛到北京，和奶奶王光美住了幾天，接着便回

湖南老家認祖歸宗。按照當地的習俗，阿廖沙到曾祖父、曾祖母墳前祭奠並獻花。後來，他們還去了南京雨花台，向何寶珍奶奶敬獻花圈。

現在，阿廖沙已獲得中國的外國人永久居留證。他表示願意長期居住在廣州，“由於工作、家人等關係，我希望一半時間住在美麗的廣州，一半時間住在俄羅斯。”

如今，阿廖沙的一雙兒女也已長大成人，他依舊保持着中國人的習慣：喜歡吃麵條，不太愛喝牛奶，對辣椒也比較感興趣。

阿廖沙在俄羅斯的家中並沒有太多明顯的中國痕迹，但當看到他珍存的一疊舊照片時，記者的思緒瞬時就被帶到了那個遙遠的年代。在這些照片中，有劉少奇在延安與兒女劉允斌、劉愛琴的合影，有劉允斌在莫斯科大学讀書時的照片，還有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來莫斯科時和劉允斌、劉愛琴的合影。其中有一張照片深深地打動了記者，照片上的劉少奇正在俯身親吻孫子阿廖沙，就像一個普通的慈祥老人，阿廖沙看上去天真可愛。那是1960年，阿廖沙才5歲半，他至今都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。爺爺不僅親吻他，還送給他玩具和糖果。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爺爺，也是爺爺留給他的最後印象。(選自軍人生活網 未完待續)



阿廖沙與妻子在家合影

我展翼雙飛

我的父親叫黃河，龍舞黃河浪滔天，黃皮膚是我天生的衣裳。我的母親是長江，龍嘯長江水連天，黑頭髮千絲萬縷柔情長。我的兄弟名長城，龍護長城嘯長天。黑眼睛看遍了古今與亡。父親留給我寬厚的肩膀，母親賜了我柔軟的心腸，兄弟教會我堅忍當自強。我展翼高飛，穿越了五千年風雪雨霜，俯視神州，山光水色如詩如畫。

那秦準江南，那絲路新疆，那高原西康，那天府四川，那秦備西安，那古刹西藏，那陽朔桂林，那耶香海南，那大理雲南，那壁畫敦煌，那青青的阿里山，那滔滔的金沙江，還有龍起龍落上海灘。一眼看不完，千語說不盡是夢裏河山。我仰天長嘯，壯志逸飛，我是中國人，龍的傳人，永永遠遠，永永遠遠……

劉天擎 9/20/2010

伊利華報 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：浦瑛 總編輯：劉元華 版面 / 網頁編輯：程里實 移民法律顧問：黃唯
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 曉月 匹茲堡責任編輯：潘嵐 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 辛辛那提責任編輯：SAM YI